

枫叶情
珍藏集

柴

园

失忆情人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枫叶情珍藏集

失忆情人

柴园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枫叶情珍藏集

失忆情人

柴 园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74-8/I·668

定价:9.80 元



第一章

“大哥，你快点好不好？大伙在教堂等着我们呢！”推门进来的是殷顾杭同父异母的弟弟——殷叔项。

殷顾杭苦笑着，脸上的表情是郁闷的，“是吗？再等一会儿我们就出来发！”

“大哥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为何在娶她？”殷叔项语出惊人的问。

他不懂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一定要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合才能揣手一生，大哥为何只凭外人的三言两语，就草率的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这种行为太不负责任了。

“殷顾杭讶异极了，没想到叔项竟看出了他的心事，他感激地看了弟弟一眼，“叔项，有些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，我身为殷家的长子，不可以只凭着自己的喜恶做了一口气，几句话便道尽了他的无奈。”



失忆病人



殷叔项对大哥的想法很不能苟同，也无法理解，大哥半辈子都为别人而活，有哪几件事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呢”

“大哥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，因为你娶了一个自己完全不爱的女人。”他真希望有那么一天，能让他这个窝囊大哥尝点苦头。

殷顺杭给了他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不愿再我说半句话，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太多有不确定。

一会儿后，他们驾驶着 BMW 跑车直奔阳明山上的教堂。

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窗口的电话和闹铃钟响个不停，好象在互相比较谁和音量大。

于电影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，一时之间睡意未褪，不知置身何处。

电话和闹钟的声音依没有停的意思，电影的瞌睡轰终于被吓走了，脑子好不容易清醒了些。

“哪个兔崽子大清早的扰人清梦，回头我一定宰了他。”咒骂半晌之后，她才用力的按掉闹钟，接起电话。



“电影，老天！我以不你睡死了！你忘了吗？今天输到你值班，快来接班啦！可别迟到！喔，对了，顺便带份晚饭来孝敬我！”

电影正要开口拒绝进，对方已将电话挂了，她气得也用力地挂上电话。

丁雪芹是她的同事、室友兼死党，每天都会假藉叫鞭她之名，行提醒她送餐点之宝。唉！这种日子已经一年多了，真不知上辈子欠了她多少钱，这辈子得任由她如此压榨。

她不经意的看了看闹钟，天哪！才下午三点雪芹占要她起床，交班时间不是晚上九点吗”

“臭雪芹，我就偏不依，最好饿死你算了。”

电影再度躺回床上，但她已了无睡意。努了努嘴，她再度起身，换了套休闲服，干脆出外走走，排遣排剩余的时间。

她甩了甩他长发，对镜中自己扮了个鬼脸后，才打开门走向户外，迎向灿烂的阳光……



车子虽然是以高速在行驶，车内欲仍感觉舒适平稳。



随着目的地愈来愈接近，殷顾杭的心就益发沉重，有那么一必乎想车子掉头，但理智欲又命令亿不能这么做。

他的眉紧蹙，内心焦躁不安，殊不知这一切全落在殷叔项的眼里。

“大哥，这部车的性能真不赖，跑得快又挺拉风有呢！”

叔项想带动车内的气氛，所以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聊，谁知道顾杭完全不搭理他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

只见顾杭一脸苦闷，这怎么像是一个新郎该有的态度呢？

“大哥，不是我多嘴，既然你已经决定接受这桩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，就要有担当的勇气，别净崩着一张脸，放轻点嘛。”

顾杭直视着前方，“叔项，我做不到，那样太虚伪了。”

“那就取消它，取消这场可笑的婚礼”事到如今，叔项竟然还鼓励他。

“我……我没有那份勇气。”顾杭痛苦的说道。

他无力又无奈。一直以来他都像是在为别生活一样。

由于壁翻滚了几圈、撞上了根大树后，车子天停下来。

顾杭吃力的转头看着座血流如注的叔项，他想救他欲



又无给为力，只感觉到自己的视线逐渐模糊。

他最后的意识是，如果他只是个平凡人那该有多好

.....



教室内坐无虚席，神父也已站在主的面前，准备为新人证婚，并献上最真挚的祝福。

新娘休息室内的冯书含手心正不停的冒汗。

冯华看出了女儿的紧张情绪，便握住了她的手，“书含，并轻松一点，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。”

冯书含倏地脸一红，“爹地。”她的小女儿娇态显露无遗。

冯华无限慈爱又不舍的看着她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书含的母亲去世都快二十年了，他们父女俩一直相依为命，如今书含都要出嫁了，心里还真有点不舍，但顾杭有点不舍，但顾杭是个不错的孩子，相信他会好好疼惜书含的。



“奇怪，顾杭和叔项怎么还没来？”殷至祥着急的直往

大门口探望。

对于书含这个媳妇，殷至祥可说是满意极了，大名鼎鼎的厚升医院院长千金殷家可真是门当户对。

邱玉伶走向略显焦急的丈夫，“至祥，别急，再等等吧。时间又还没到，说不定这会儿已在路上了呢！”

虽然顾杭不是她亲生的儿子，但她对他的疼爱可不输给自己的儿子。

至祥不满的睨了她一眼，“你还替他说话，今天他是主角，怎么可以让大家等他一个？孩子都教你给惯坏了。”

他对顾杭的管教向来严格，无非是希望儿子能成大器，毕竟顾杭是将来的殷氏企业接班人，偏偏玉冷总爱与他唱反调，他拚命的管教，她拚命的宠爱，唉！

玉伶只是甜甜的回他一笑，“顾杭都这么大了，该给他自主的空间，你别再这么严厉的对他了。”

至祥闻言微微一愣，不发一语的走向座位坐下。

忽然，殷家管家老林神色慌张的跑了进来，在至祥的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，霎时至祥整个脸色都变了。

“老林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”他不愿意相信紧揪着管家的衣领，大吼出声。



“老爷，你节哀顺变，别太激动呀！”

“老林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倒是说个清楚呀？”玉伶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。

老林看了看至祥，老泪纵横的低下头去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反倒是至祥一字一字艰难的挤了出来，“他们在途中发生了车祸，叔项……伤重不治，顾杭被送到医院急救中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玉伶只觉眼前一片黑暗，接着便晕了过去。

“玉伶，玉伶——”

教堂内开始混乱起来，大家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均震惊不已。

书含及父亲自新娘休息室跑了出来，在听见噩耗后，握在书含手中捧花随即掉落在地，她踉跄了几步，跪倒在地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，顾杭——”

“书含……”冯华见女儿深受打击，心里更是难过，他心疼的将书含拥在怀中，衷心期盼顾杭能撑得下去。

失
忆
人



厚升医院今天下午突然变得忙碌起来，大部分的外科医生皆聚集在手术房中，正因伤者是殷氏企业的少东，所有的人不卯足了全力，发誓要救回他。

手术房外一片嘈杂，除了殷家的人外，还有一群等待消息的记者。

“殷先生，面对这样的意外，你的心情如何？”

“殷先生，二公子已伤重不治，如果大公子也回天乏术的话，殷氏企业的继承人选又将换成何人？”

记者们犀利的言辞击溃了至祥强装出来的坚强，他的理智逐渐丧失。

他不知道这些记者为何穷追不舍，把攸关人命的事实当作新闻来炒，他的心情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冲击后，是无比沉重的，他们为什么仍毫不留情的挖掘他的伤处？

“你们全部给我消失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个希望儿子能平安脱险的父亲，你们快走，否则后果自行负责！”至祥终于下了最后的通牒。

记者们面面相觑，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，若因此得罪



了殷至祥，恐怕他们的饭碗也不保了。

在知道轻重后，记者都纷纷离去。

手术房外终于恢复了宁静。

至祥颓丧的坐回椅子上，刹那间他像老了十几岁般，双手捂着脸，独自伤心。

终于，手术灯熄了，只见医生们疲惫不堪的走出手术房，人人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
“殷先生，令公子已脱离险境了，不过远需要仔细观察。”

至祥听了后，放心了不少，暂时忘却叔项之死带给他的伤痛。

“那他现在……我的意思说他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？”他小心翼翼的问。

“要等观察结果出来才知道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一会儿后，手术室的门又打开了，至祥看着被推出来的儿子，不觉重重的吁了一口气。

顾杭，你可要早日康复啊！他在心中喃喃诉说，从未想过失而复得的滋味竟是这般的苦涩。



坐落在东区、一间布置典雅的咖啡馆是霓影闲来打发时间的地方，没办法，谁教这儿的老板是她的大学同学呢？

“嗨，承佑，很忙哦！”她一脸笑意地走向吧台。

曲承佑对她的到来非常的开心。

她依旧是那么的美，浑身散发出一次比一次更让他惊艳的魅力，难怪自己甘愿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边。

“今天不用当白衣天使吗？还是你失业了？”这儿有个现成的老板娘等你来当。他在心中默默加上这句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。

“才不是哩！我今天值夜班。”她笑得好灿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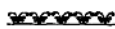
承佑主动递上了杯咖啡，“口渴了吧？”

“经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渴也。咦，你拿咖啡给我渴，不是会议我更渴吗？”

“先尝尝我新发明的口味。”

霓影双手叉腰，佯怒道：“喔！拿我当试验品，你这算是哪门子的朋友？”

承佑好笑的拍了拍她的肩，“霓影，别这么小气嘛！”



“请我吃一碗鸡丝面，我就原谅你。”她可是逮到敲竹杠的机会了。

承佑这一边，装出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。“想不到你我之间的友情只值一碗鸡丝面？唉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”

霓影朝他挥了挥手，轻笑着说：“少来了，我的肚子真的饿了嘛，快煮面吧，否则我告诉你虐待朋友哦！”

“好，你先坐着吧！我亲自下厨总可以了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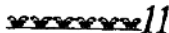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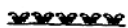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承佑心里高兴得要命，他希冀霓影吃了他用爱心煮的面后，也会感受到他的爱意。



当霓影来到医院接班时，待在护理站的护士们正在谈论着因车祸送来急救的企业钜子，也是差点成了院长女婿的殷家大公子——殷顺杭。今天正是他与院长千金的大喜之日，却因这场突来的意外，使得新娘尝到了等不到新郎的悲哀。

怎么今天大家都这么饶舌，将别人的悲剧拿来的讨论？霓影不由得同情起那个叫殷什么来着的男人了。

“霓影，你终于来了。”雪匠开心的抱住她，眼睛骨碌碌





地盯着她手上的东西。

“喏，是馄饨汤，拿去吧！我就知道，你不是因为看到我才开心成这个样子的。”霓影的口气有点酸酸的。

雪芹干笑两声，接过了她的消夜。“好啦！这世上就只有你对我最好了，我会报答你的，有的是机会嘛。”

霓影对她翻了翻白眼，“你最会哄骗我了，我就是这样栽在你手上的。不跟你扯了，我先去换制服。”

良久，霓影已是一身白衣地在护理站忙碌着。

“霓影，你真漂亮，难怪医院里有些病患都是赖着不走了。”雪芹看着穿着制服的霓影，由衷的说。

“雪芹，你别取笑我了。”霓影不好意思的笑笑。

“对了，你知道我们医院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”雪芹想起了那位大有来头的病人。

霓影摇了摇头，“我不想知道，那并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冷漠，难怪阿力……对不起，霓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雪芹充满歉意的看着霓影，她不是故意提起他的。

“没关系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他了。”霓影觉得胸口一阵闷，心情也开始低落了。



是吗？真的忘得了他带给你的伤害吗？雪芹不禁怀疑。

“霓影，我真的很抱歉。”霓影冷漠的表情让雪芹更加过意不去。

“我先去巡视病房了。”说完，霓影转身离开护理站。

为什么自己要逃避？事情都过去半年了，不是吗？再次提到他，让霓影好不容易调适好的心情又乱了。

雪芹看着霓影离去的背影，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咬掉。



霓影一路巡视下来，很喜欢这个时候的宁静感觉。没有了探病的人，医院中是安静的。

“呼，最后一个病房了，微笑，微笑呀。”她提醒自己，并悄悄的推门而入。

才刚掩上门一转身，便见病人坐在床边。

“你不要坐起来呀！小心伤口裂开。”她好心地走向前去，挽扶他躺回病床上。

“我不想睡，我好烦，脑筋一片空白，你陪我聊聊好

吗？”他突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

霓影着实吃了一惊，但心地善良的她不忍心去拒绝。

“好吧！你先躺下，要聊什么我都奉陪。”她一脸天真的笑道。

霓影拿起床尾的病历表签上‘已巡视’的字样，突然瞥见病患的名字——殷顾杭，她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



昨晚接到医院通知顾杭已经清醒的消息后，书含一早便捧了束花，来到他的病房。

轻抚他沉睡中的脸庞，感受到他是真实存在的。

“幸好你平安无事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”书含喃喃感谢老天没有夺走她的幸福。

“你是谁？”顾杭拉开了她放在他脸上的手，虚弱地问道。

“顾杭，他怎么这样问呢？我是书含，你的未婚妻呀！”

“霓影，霓影呢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书含，顾杭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书含。”她有些激动的叫着。